清史稿/卷36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六十 ◄

清史稿
卷三百六十一

► 卷三百六十二

列傳一百四十八

劉清傅鼐嚴如熤子正基

劉清，字天一，貴州廣順人。由拔貢議敘，授四川冕寧縣丞，擢南充知縣，政聲為一省之冠。

嘉慶元年，教匪起，清得民心，募鄉勇五百人擊賊，人樂為用。賊自為民時知其名，遇輒避之。繼從總督英善剿達州匪徐天德，數捷，率鄉勇羅思舉赴賊營諭降羅其清，未得要領；而徐天德與王三槐、冷天祿合陷東鄉，二年春，始復之，遂署東鄉。進克清谿場，擒賊黨王學禮，天德之舅也，言天德與王三槐皆有歸順意。總督宜綿令清往招三槐，遍歷諸賊壘，迎送奉酒食甚謹，宣示招撫，皆聽命，夜宿其帳中。三槐隨至大營，約期率所部出降，然實藉覘虛實，非真意。屆期，三槐詭稱於雙廟投降，伏匪為掩襲計，官軍預設備，擊敗之。時羅其清、冉文儔並聚方山坪，清偕總兵百祥奪多福山賊壘，會諸路兵攻方山坪，克之。賊竄通江、巴州，與徐天德、王三槐合，清所部鄉勇增至千餘人，桂涵、李子青等皆驍勇善戰，偕諸軍擊賊，疊有殲獲，羅、冉二匪漸蹙。

三年，署廣元縣事。總督勒保攻王三槐於安樂坪，未下，復令清往招撫。三槐恃前此出入大營無忌，留隨人劉星渠等為質，三槐遂詣軍門，勒保奏報大捷，俘三槐至京。廷訊時，言：「官逼民反。」仁宗詰之曰：「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？」對曰：「惟有劉青天

一人。」劉青天者，川民以呼清也。帝深嘉之，特諭曰：「朕聞劉清官聲甚好，每率眾禦敵，賊以其廉吏，往往退避引去。如果始終奮勇，民情愛戴，著勒保據實保奏。 」尋以清治績戰功奏上，晉秩同知直隸州，賜花翎。於是劉青天之名聞天下。

四年，補忠州，加知府銜。參贊額勒登保破冉天元、張子聰於竹峪關，令清於通江、巴州招撫餘匪。自王三槐被誘，諸賊首皆疑憚不敢出；然感清無他，不忍加害，每至賊營，必留宿盡禮，其脅從者先後投出二萬餘人，遣散歸農，以功加道銜。命隨副都御史廣興駐達州治軍餉，擢建昌道。五年，冉天元等合諸路賊渡嘉陵江，總督魁倫退守鹽亭鳳凰山，令清集民團守潼河，上下三百餘裡，多淺灘，盡撤防兵；清爭之，不可。賊果於太和鎮上游王家嘴偷渡，委罪於清，奪職，命以知縣用，留營效力。既而德楞泰破賊，天元伏誅，諸路竄賊旁皇通、巴之間，勒保以清去歲招降成效，責籌安撫。時川匪父子兄弟一家中不盡習教為賊，而奔竄往來，過鄉里輒歸視。清屯要隘，且剿且撫，遣人存問賊首家屬有歸誠之意者，潛令圖之，展轉相引，賊遂瓦解。藍號鮮大川，巴州人，號為狡悍。其族人文炳、路保及黨楊似山，清皆厚卹其家，感恩原效死，乃使文炳勸大川降，不可，且與似山謀殺文炳。似山乘間殺大川，與文炳、路保同降。巴州匪遂滅。六年，以功復原官，仍授建昌道。七年春，破賊於南江五方坪，擒賊首李彬及辛文等，加按察使銜，尋授四川按察使。敗藍號齊國典餘匪於兩河口，追擒其黨葛成勝。諸匪以次平，大功告蔵，下部議敘。

清在軍七年，先後招降三萬餘人。有業者歸鄉里，無業及有業原從者為鄉勇，後立戰功者　　三十餘人。其中苟崇勳、苟文耀、李彬、辛文、李世玉、趙文相，皆賊魁也。崇勳即苟文通，已奏報殲斃而改名。及軍事竣，當遣，清以諸人田廬焚盪，驟散將復為賊，臨行重犒之。自向富室巨商貸金，人感其誠，多響應。事畢，積逋負至十萬。

八年，陝西餘匪自南山竄出棧道，清馳扼廣元，遣卒招撫被戕，詔斥輕信縱賊，以前功免罪，命理糧餉及搜捕餘匪、裁撤鄉勇。十年，事竣入覲，賜御製詩，有曰：「循吏清名遐邇傳，蜀民何幸見青天！誠心到處能和眾，本性從來不愛錢。」時以異數榮之。丁繼母憂，去官，服闋，授山西按察使，遷布政使。忤巡撫初彭齡，劾其袒護屬吏，降四級，以從四品京堂用。清亦自陳不勝藩司之任，詔斥冒昧，降補刑部員外郎。熱河新設理刑司員，以清往，邊方草創，多持大體，斷獄平允，蒙民亦以青天呼之。

十七年，授山東鹽運使。十八年，河南教匪起，山東賊黨硃成良等應之，陷定陶、曹縣，巡撫同興恇懼，清自請將兵。承平久，兵習晏安，清躡草屨先之，以五百人敗賊於仿山，

复定陶，又敗之於韓家廟，殪賊二千，進攻扈家集，縱火焚柵，賊突出皆死，誅賊首硃成良、王奇山，自滑縣奔至者並殲焉，兩閱月而事平。賊初起時，煽惑甚眾，清先解散其脅從，成良勢孤不得逞，故得速定　　。上嘉其以文職身先士卒，特詔褒獎，加布政使銜。尋授雲南布政使，仍留舊任。

清性坦率，厭苛禮，不合於上官，又不耐簿書錢穀，遂乞病，上亦知之，改授山東登州鎮總兵，調曹州鎮。道光二年，以老休致，命在籍食全俸。八年，卒，賜祭葬，祀山東名宦，官其孫熾昌為兵部主事；瑩，舉人。

傅鼐，字重庵，順天宛平人，原籍浙江山陰。由吏員入貲為府經歷，發雲南，擢寧洱知縣。乾隆末，福康安徵苗疆，調赴湖南軍營司餉運，晉秩同知直隸州，賜花翎。

嘉慶元年，授鳳凰廳同知。治當苗衝，會大軍移徵湖北教匪，降苗要求苗地歸苗，當事議允之。鼐知愈撫且愈驕，乃招流亡，團丁壯，於要害築碉堡，防苗出沒。苗以死力來攻，且戰且修，閱三年而碉堡成。有哨台以守望，砲台以御敵，邊牆相接百餘裡。每警，哨台舉銃角，婦女、牲畜立歸堡，環數十里皆戒嚴。四年，擒苗酋吳陳受，加知府銜。巡撫姜晟疏薦鼐能勝艱鉅，方治鎮筸一帶荒田，均給丁壯，請俟事竣送部。時鎮筸左、右營黑苗最為邊患，五年，踞金塘苗出掠瀘溪，偕總兵富志那夜分三路搗其巢，伏兵隘路苟　岩要擊，痛殲之，斃首逆吳尚保，苗始奪氣。詔嘉獎，命在任食知府俸。

六年，貴州苗复亂，湖南環苗地東、南、北三面七百餘裡，其西二百餘裡接貴州，未設備。石峴苗煽十四寨糾湖南苗叛，鼐率鄉勇千五百馳赴銅仁。貴州巡撫伊桑阿以招撫戡定上聞，各寨實尚沸然，槍械未繳。總督琅玕至，急檄鼐會剿崖屯溝，黔兵攻其前，鼐夜由山徑入，連破五巢。上下湖山峽尤險，夜分兵圍攻，至次日克之，火其寨。三日中盡破諸寨，殲苗二千有奇。仿湖南法，建碉堡守之。伊桑阿因冒功誤邊伏法，錄鼐功，加道銜，總理邊務，並命以苗疆道員用。七年，丁父憂，詔鼐辦理邊防善後，民、苗悅服，難易生手，命留任。初，鼐建議遷永綏城於花園，副將營於茶洞，而貴州方藉永綏為聲援，尼其事。至是詔琅玕察奏，乃赴銅仁面陳永綏孤懸苗中，形如釜底，有二難、三可慮；並請移湖南守備於貴州邊境螺螄堡，以為犄角，乃決議移之。既而群苗率眾來爭，鼐率鄉勇深入，苗大集，環之數重，以奇計突圍出。尋議勒繳槍械，苗酋石崇四等抗命，並阻丈田，十年，與其黨石貴銀糾眾數千來犯，敗之夯都河，追至孟陽岡，殲賊甚眾，生擒石崇四、石貴銀。是役因賊戕良苗，故得用苗兵深入，戰月餘，破寨十六，餘皆乞降，永綏苗遂平。　廳屬高都、兩頭羊二寨皆震懾，無敢抗。事聞，予優敘，擢辰

沅永靖道。

鼐治苗專用雕剿法，大小百戰，所用僅鄉勇數千。苗人於穹山峭壁驀越如平地，無部伍行列，伏箐中從暗擊明，銃銳且長，隨山起伏，多命中。鼐因苗地用苗技訓練士卒，囊沙輕走，習藤牌閃躍，狹路則用短兵。每戰後輒嚴汰，數年始得精卒千，號「飛隊」，風雨不亂行列，遺資道路無反顧，甘苦與共，是以能致死。

先是議興屯田，上書巡撫高杞曰：「防邊之道，兵民相輔。湖南苗疆，環以鳳凰、永綏、乾州、古丈坪、保靖五廳縣，犬牙相錯，營汛相距各數里。元年班師後苗擾如故，鼐竭心籌之，制勝無如碉堡。募丁壯數千，與苗從事。來則痛擊，去則修邊，前戈矛，後邪許。得險即守，寸步而前，然後苗銳挫望絕。湖南自乙卯二載用兵，耗帑七百餘萬。國家經費有常，頑苗叛服無定。募勇不得不散，則碉堡不得不虛；後患不得不慮，則自圖不得不亟。通力合作，且耕且戰，所以招亡拯患也。均田屯丁，自養自衛，所以一勞永逸也。相其距苗遠近、碉堡疏密，為屯田多少：鳳凰廳碉堡八百，需丁四千輪守，並留千人備戰，需田三萬餘畝；乾州廳碉堡九十餘，守丁八百，屯田三千餘畝；保靖縣碉堡四十餘，守丁三百，屯田千五百餘畝；古丈坪廳苗馴，止設碉堡十餘，守丁百，屯田五百餘畝；永綏廳新建碉堡百餘，留勇丁二千，亦屯田萬畝：而後邊無餘隙，環苗以成圈圍之勢，峻國防、省國計也。異族逼處，非碉堡無以固，碉堡非勇丁無以守，勇丁非屯田無以贍。邊民瀕近鋒鏑，固原割世業而保身家；後路同資屏蔽，亦樂捐有餘以補不足。所募土丁，非其子弟即其親族。距邊稍遠者，仍佃本戶輸租，視古來屯戍以客卒雜處，勢燕越矣。與其一旦散數千驍健無業子弟流為盜賊，何如收駕輕就熟之用而不費大帑一錢？惟執事圖之！」於是收叛產分給無業窮苗佃種。

自擒石崇四，餘匪原返侵地，永綏得萬餘畝，乾州、鳳凰二廳次之，乃續墾沿邊隙地二萬畝，曰「官墾田」，贖苗質民田萬餘畝，曰「官贖田」。以廩屯官授屯長，給老幼，籌補助，備犒賞，暨歲修城堡、神祠、學校、育嬰、養濟諸費。復以兵威勒交苗佔民田三萬五千餘畝，苗自獻田七千餘畝。其經費田則佃租變價，屯丁田則附碉躬耕，訓練講武，設屯田守備掌之，轄於兵備道。屯政舉，使兵農為一以相衛，民、苗為二以相安。與官及兵民約曰：「毋擅入苗寨，毋稍役苗夫。」與苗約曰：「毋巫鬼椎牛群飲以糜財，毋挾槍矛尋睚眥釀釁。」請乾、鳳、永、保四廳編立邊字號，廣鄉試中額一名；苗生編立田字號，加中額一名，苗益感奮。十三年，屯務竣，入覲，詔曰：「傅鼐任苗疆十餘年，鋤莠安良，興利除弊，建碉堡千有餘所，屯田十二萬餘畝，收卹難民十餘萬戶，練兵八千人，收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；又多方化導，設書院六，義學百，近日苗民向學，

革面革心。朕久聞其任勞任怨，不顧身家。今召見，果安詳諳練，明白誠實，洵為傑出之才，堪為岩疆保障。其加按察使銜，以風有位。」

十四年，擢湖南按察使。苗人籲留，命每年秋一赴苗疆撫慰邊人。鼐在苗疆，設木匭於門，訴者投牒其中，夜出閱之，黎明起視事，剖決立盡。兵民白事，直至榻前。及為按察使，一如同知時。下無壅情，事無不舉。十五年，兼署布政使。十六年，卒於官，仁宗深悼惜，詔謂：「倚畀方隆，正欲簡任疆寄。加恩贈巡撫銜，照贈官賜卹，賜祭一壇。」苗疆建專祠，祀湖南名宦。光緒中，追謚壯肅。

初，鼐排眾議以事攻剿，為大吏所恭，將中以開邊釁罪。監司阿意，旁掣其肘，鎮箄總兵富志那獨保全之。富志那從征金川，習知山碉設險之利，鼐實從受之，卒以成功。鼐歿後，二妾寡居，饘於粥不給，其廉操尤著雲。

嚴如熤，字炳文，湖南溆浦人。年十三，補諸生，舉優貢。研究輿圖、兵法、星卜之書，尤留心兵事。

乾隆六十年，貴州苗亂，湖南巡撫姜晟闢佐幕，上平苗　　議十二事，言宜急复乾州，進永綏，與保靖、松桃、鎮箄聲勢可通。攻乾州道瀘溪，必先得大小章。大小章者，故土司遺民，名曰仡佬，驍健，與苗世仇。如熤募能仡佬語者往，開示利害，挾其酋六人出，推誠與同臥起，乃送質，率其屬陽投乾州為內應，約一舉破賊，因黔師牽掣未果。次年，卒賴其眾，救兩鎮兵於河溪。後復平隴，戰花園，皆為軍鋒。大小章於大府檄或不受，必得如熤手書始行雲。

嘉慶五年，舉孝廉方正。廷試平定川、楚、陝三省方略策，如熤對幾萬言，略謂：「軍興數載，師老財匱。以數万罷憊之眾，與猾賊追逐數千里長林深谷中。投誠之賊，無地安置，則已降复亂；流離之民，生活無資，則良亦從亂。鄉勇戍卒，多遊手募充。慮一旦兵撤餉停，則反思延亂。如此，則亂何由弭？臣愚以為莫若仿古屯田之法。三省自遭蹂躪，叛亡各產不下億萬畝，舉流民降賊之無歸、鄉勇戍卒之無業者，悉編入屯，團練捍衛，計可養勝兵數十萬。餉省而兵增，化盜為民，計無逾此。」仁宗親擢第一。次日，召詣軍機處詢屯政，复條上十二事。召見，以知縣發陝西。下其疏於三省大吏，令採行。

六年，補洵陽，縣在萬山中，與湖北邊界相錯，兵賊往來如織。時方厲行堅壁清野，如熤於築堡練團，措置尤力。賊至無可掠，去則抄其尾。又擇堅寨當衝者，儲糧供給官軍。

徐天德、樊人傑敗於張家坪，因馬鞍寨阻其前，故不得竄。楊遇春破張天倫，亦賴太平寨夾擊之力。以功加知州銜，賜花翎。八年，擊湖北逸匪於蜀河口，斬王祥，擒方孝德，晉秩同知直隸州。新設定遠廳，即以如熤補授。九年，建新城，复於西南百餘裡黎壩、漁渡壩築二石城為犄角。治團如洵陽，賊至輒殲，先後擒陳心元、馮世週。丁母憂，大吏議留任，辭不可，服闋，十三年，補潼關廳。尋擢漢中知府。兵燹後，民困兵驕，散勇逸匪，心猶未革。如熤聯營伍，立保甲，治堡寨，問民疾苦。興勸農事，行區田法，教紡織，使務本計。修復褒城山河堰及城固五門、楊填二堰，各灌田數万畝，他小堰百餘，皆履勘濬治，水利普興。复漢中書院，親臨講授。於華州渭南開諭悍回，縛獻亡命數十人；於寧羌解散湖北流民；於城固擒教首陳恆義：皆治渠魁，寬脅從。令行禁止，人心帖服，南山遂大定。

道光元年，擢陝安道。會廷議川、楚、陝邊防建設事宜，下三省察勘，以如熤任其事，週曆相度，析官移治，增營改汛，建城口、白河、磚坪、太平、佛坪五廳，移駐文武。奏上，報可。如熤嘗言：「山內州縣距省遠，多推諉牽掣。宜仿古梁州自為一道及明鄖陽巡撫之制，專設大員鎮撫，割三省州縣以附益之，庶勢專權一，可百世無患。」以更張重大，未竟其議。三年，宣宗以如熤在陝年久，熟於南山情形，任事以來，地方安靖，特詔嘉獎，加按察使銜，以示旌異。巡撫盧坤尤重之，採其議增廳治於盩厔、洋縣界，增營汛於商州及略陽；檄勘全秦水利，於澧、涇、滻、渭諸川，鄭白、龍首諸渠，規畫俱備。社倉、義學，亦以次推行。五年，擢貴州按察使，未到官。六年，入覲，仍調陝西，抵任數日而卒，贈布政使。陝民請比硃邑桐鄉故事，留葬南山，勿得，乃請祀名宦。湖南亦祀鄉賢。

如熤自為縣令至臬司，皆出特擢。在漢中十餘年不調，得成其鎮撫南山之功。宣宗每論疆吏才，必首及之。將大用，已不及待。為人性豪邁，去邊幅，泊榮利，視之如田夫野老。於輿地險要，如聚米畫沙。所規畫常在數十年外，措施略見所著書。嘗佐那彥成籌海寇，有洋防備覽；佐姜晟籌苗疆，有苗防備覽；佐傅鼐籌屯田，有屯防書。又有三省邊防備覽，漢江南北、三省山內各圖，漢中府誌及樂園詩文集。

子正基，原名芝，字山舫。副貢生。少隨父練習吏事。道光中，官河南知縣，有聲。擢鄭州知州。治賈魯河，息水患。河決開封，正基佐守護。治河兵獄，雪其冤，得河兵死力，城賴以完。母憂歸，服闋，補奉天復州。興屯練，捕盜有法，民殺盜者勿論。奉天治吏素弛，府尹下所屬，以正基為法，盜風為戢。引疾去。江南大吏疏調，擢授常州知府。二十九年，大水，勘災勤至，郡人感之，輸錢二十餘萬助賑，全活甚眾。累署淮揚

道、按察使。咸豐初，侍郎曾國藩、呂賢基交章薦之，命赴廣西治軍需，授右江道。擢河南布政使，留廣西。時粵匪披猖，將帥齟《齒吾》，師久無功。正基曲為調和，疏論其事，謂：「師克在和，事期共濟。統兵大帥與地方大吏，宜定紛更不齊之勢，聯疏閣難合之情。布德信以服人心，明功罪以揚士氣。勿因賊盛而生推諉，勿因兵單而務自救，勿以小忿而不為應援，勿以偶挫而坐觀成敗。庶逆氛可殄，大功可成。」時以為讜言。二年，桂林圍解，賜花翎。尋隨大軍赴湖北，時武昌初复，命馳往撫卹難民，署湖北布政使。調廣東，复赴廣西清霧軍需。內召授通政副使，遷通政使。七年，引疾歸，卒。

論曰：亂之所由起與亂之所由平，亦在民之能治否耳。教匪起於官逼民叛，其間獨一得民心之劉清，卒賴以招撫，助誅剿之成功。徵苗頻煩大兵，而未杜亂源，傅鼐乃以一廳一道之力，剿撫兼施，岩疆綏定。南山善後，嚴如熤始終其事，化榛莽為桑麻。此其功皆在一時節鉞之上，光於史策矣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